

全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上海将迎来700余场活动,杨浦将成立大学路书香文化联盟 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阅读之美



大街小巷的实体书店是全民阅读的重要基石。杨浦区大学路“书香文化街区”将发布“书香大学路”人文行走路线,成立大学路书香文化联盟。

书香流淌在城市各个角落,市民读者在家门口就能邂逅阅读之美。4月20日至26日,全国将迎来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在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统筹指导下,上海16个区和各相关单位协同联动,将陆续开展700余场阅读活动,共促全民阅

读,共建书香社会。

4月19日在朱家角课植园举办的“阅江南·寻书香”首届长三角阅读展示交流活动暨一体化示范区全民阅读周,在全城率先开启书香之约。

记者了解到,作为2026年“全民阅读活动周”上海主题阅读活动,4月

24日在浦东图书馆举办的“海纳百川阅见申城”活动上,将发布《2025年上海市民阅读调查报告》、2026年度“新华文化服务项目”,签约“立德树人”校园读本出版编篡,发表“共建书香社区”倡议,并推出“阅见申城”上海书香之旅线路。

公共图书馆是全民阅读的重要阵地。今年的“上图之夜”将为读者介绍上海图书馆第八届阅读季活动,还将推出“文字奇旅主题沉浸展”,通过沉浸式看展、故事解谜、NPC表演、非遗体验等形式,让上图东馆整座建筑成为沉浸式阅读场景。

位于徐家汇源景区的徐家汇书院以“声音”为线索,4月23日晚将开展2026年上海市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主场活动“侧耳有声遇见图书馆”,聚焦“基层图书馆高质量发展”主题,联合上海广播电视台侧耳工作室推出系列活动。

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的2026年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暨第28届上海读书节开幕式,将结合上海职工书画摄影作品展发布两批阅读项目、一份推荐书单,并邀请劳模工匠、科创人才、专家学者、素人作家、一线职工、市民读者来到现场,打造“见人、见物、见书,可看、可感、可玩”的综合文化休闲场域。

今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人群阅读作出专门安排。2026年上海市“阳光悦读”残疾人读书系列活动以“共创共享·感知阅读”为主题,将陆续开展“感知阅读”系列活动、残疾人阅读推广人能力提升活动、残疾人助力阅读推广征集评选等。上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将继续推出“小小声音,世界听见”2026(第十二届)亲子朗读声音档案征集活动,市少图童年档案馆将开展亲子朗读录制体验,用声音定格家庭阅读的温馨画面。

大街小巷的实体书店是全民阅读的重要基石。杨浦区大学路“书香文化街区”将发布“书香大学路”人文行走路线,成立大学路书香文化联盟。哔哩哔哩、得物等数字科技企业也将加入,推出B站UP主签售点、得物“图书交易平台”。

福州路上的书香地标上海书城将

开启2026新华悦读“上海书城快闪周”,推出“365读书人”品牌,以“365天每一天都是读书日”为核心理念,通过“365书单”与“365课堂”两大板块,为读者提供全周期、多维度的阅读陪伴。

让旧书找到新的知音,黄浦区樱花谷“书香上海·旧书新知”市集融合趣味互动与文化体验,将创新推出“旧书故事会”“别光看,一起玩”等系列活动,打造“以书为友”旧书游园会。黄浦区还将举办“阅享一周”亲子主题阅读活动和“万物生花·阅读宇宙”阅读大会盛典。浦东新区将举办首届“家庭阅读节”及旧书“换”新知——渔书大型环保读书会。

各区结合区域特色,推出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静安区推出“全城有戏×文声共鸣×阅读集市”和芸台撷珍——古籍善本系列展;徐汇区将举办“海派文化汇源”系列主题沙龙及覆盖全年的市民阅读脱口秀;长宁区以“茶韵咖香阅游长宁”为主题让书香与茶香咖香融合,并举办第二届“我是读书人”千人讲座;普陀区将举办“书香传文脉,少年展风华”展示活动和半马苏河读书会;虹口区启动“2026虹口北外滩·美好阅读节”主题活动和“来自文学大家的读书邀约”名人名作展览;宝山区推出“扬帆逐浪游四海”主题书籍专题展、阅宝读书会系列活动;闵行区的商圈联动活动将阅读讲座、科普互动和淘书乐趣融为一体;嘉定区举办“我嘉小阅马&小半马”双骏齐驰活动;金山区再度开展市民“晒书节”,并推出“心动de村咖”书香派对;松江区的“阅江南文脉读上海之根”书香集市、青浦区的“清闲闲读”换书集市、奉贤区的“书韵流转知识焕新”2026奉贤知识嘉年华主题活动、崇明区的“绘聚友光点亮未来——我和我的朋友”西南地区少年儿童电子绘本优秀作品巡展等,让书香延伸到市郊乡村。

■施晨露(来源:解放日报)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脱稿开讲圈粉大一新生—— 网上学史,须持正确的历史价值观

一场没有PPT、没有讲稿的思政课,让年过八旬的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再次受到关注。两小时的脱稿开讲圈粉复旦大学本科新生。“我讲的内容没有什么高大上,只是讲我亲历的真实,让学生理解我们所说的科学精神、学术传承、为国奉献。”课后,他这样说。

虽然葛剑雄自2024年起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大部分时间在深圳,但是他仍然在复旦大学承担着科研和博士生培养的工作。近年来,他大量业余时间都用于历史科普,去年,单是公益历史科普讲座,他就做了数十场。“在知识日益碎片化传播的今天,历史知识碎片化传播也不可避免,但网络上太多的所谓历史科普不是知识碎片,完全是垃圾。”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葛剑雄强调,“历史科普需要面向更多高层次人群,很多人对历史、对历史的基本功能并不了解,如果他们也受到‘网络垃圾’的影响,对历史有错误认知,那对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失职。”

警惕碎片化传播的所谓历史解读

“过去,历史科普更多是针对文化层次低的人,忽视了高层次人群。就像我们这些学文科的人对技术的了解也只是皮毛,不少理工科学者乃至院士,对历史的了解恐怕也只是高中水

平。”葛剑雄说,近年,他花大量时间科普,就是希望让更多人认识真实的中国历史。

在科普中,葛剑雄最常谈及的是中国的人口三千年、移民三千年、中国的疆域发展。他直言,当下信息爆炸,对那些非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碎片化传播的效果确实比较好,这也是网上那些和历史相关的短视频很热的原因之一。“问题是,如果是垃圾,碎片化后还是垃圾。现在网络上有些所谓的历史解读,不少是胡编乱造,为了吸引人而编得很离奇。”

他举例说,网上热传陆小曼晚年贫病交加、去世时很凄凉,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陆小曼解放后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后又又被聘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去世前有专人照顾,她侄女的回忆录也证明了这点。

再以不久前大热的明清之争为例,葛剑雄说,清朝固然有其残暴野蛮的一面,但正是清朝奠定了中国今日的疆域,让中原的农耕文明与中国的游牧文明真正融合。“明朝时期中国的边疆是在内缩的,嘉靖年间甚至退到嘉峪关,如果明朝延续到现在,我们今天去敦煌就是去外国。网上一些人的胡乱炒作要不就是为博流量谋取商业利益,要不就是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极端民族主义,这些言论都要严肃对待。对没有系统接受过历史学训练的人,这些错误言论很容易造成历史价值观的扭曲。”

那么,大众如何辨别网传的是历史知识,还是历史故事?葛剑雄说,历史知识和历史故事最简单的区别在于,历史只有选择没有编造。比如,有些历史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学者在科普真正的历史知识时,往往会选择最接近事实、可能性最大的说法,或者会说明不同说法的前因后果。而历史故事的判断标准则是哪种说法最猎奇、最有吸引力就选哪种,甚至还有编造的历史细节。

科普的重要价值在于历史价值观

在葛剑雄眼中,随着越来越多人在网络上解读历史,现在兴起的所谓公共史学,其实更多是历史学的应用。“所谓公共史学,包括了网络上那些热传的对历史的重新解读,或者用历史的眼光和方法去回应和处理当下的现实议题,公共史学和历史学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差别。”葛剑雄提醒,但是一些错误的观念会对公众的历史价值观带来负面影响,这也是他近年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历史科普的重要原因之一。

葛剑雄坦言,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本身是两回事,学习历史最重要的是塑造历史价值观,即便是历史系的学生也要到研究生阶段才可能进入真正的历史研究。研究历史和应用历史学成果更是两回事。

中国历来重视历史学研究的应

用,历史地理学更是一贯重视实地调查,讲究经世致用。公共史学这个概念是在美国最初诞生并发展的,其背景是二战后美国历史学博士数量过剩,而学术岗位有限,不少历史学博士就转行去做历史科普或通过历史学的方法开启公众身边的现实问题研究,加之当时公众对自身及身边的历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追询兴趣,史学视角从专业学者转向公众,这才诞生了公共史学这个概念。对此,葛剑雄认为,“这只是给历史学开辟了一条就业道路,但仍需研究者有历史学的专业训练”。

葛剑雄谈到,现在有些人认为网上那些讲解历史的人就是历史学家,至少是公共历史学家,其实并非如此。“甚至有家长来找我孩子很喜欢历史,要报考历史系,理由就是金庸的书他全看过……我想说的是,靠讲历史挣钱的是产业,靠历史拍电影的是创作。对希望报考我研究生的年轻人,我会明确告知,全世界没有历史学家是富人,历史系学生最好的出路是做历史教师。而要有历史学的应用,在除历史学之外至少还要修读一个其他专业。”

人文学科做出必要调整是必须的

虽然历史知识在网上不断被翻炒,看似热闹,但人文学科近年来遭遇危机也是显而易见的。“现在舆论认为

人文学科是不再被需要的,其实并非如此。”葛剑雄直言不讳,“文科确实不需要那么多人去研究,做出必要调整是必须的。但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人文学科仍然要有,也要保持一定的数量,否则从长远看,我们的发展也许会失去一些可能性。我们要向社会、公众和学生说清楚这一点。”

在他看来,引领人类进步的非物质进步,而是精神提升,历史上任何重大技术革命,都是先有思想、有想法。比如AI(人工智能)的想法在60多年前甚至更早时就有了,只是当时并不具备今日这样的发展条件。时至今日,AI的发展也确为众多学科赋能,葛剑雄表示:“人文学科需要必要的调整,并不是说人文学科已经不再有价值,恰恰相反,我认为人文才是AI的灵魂,也才能引领未来。”

他坦言,文科中那些低端的研究、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研究应该根据实际砍掉,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文科都是多余的。而且,即便AI对文科研究带来了影响,对AI与历史等人文学科的结合仍需审慎而认真地对待。他举例说,他这一代历史学人做研究,需要精读原典,但现在AI带来很强的检索功能,学生面临一个新问题:认真学习原典是否还有必要?但是,学习原典的过程也是一种思维训练和科研训练。“如果学生不断过渡自己思考的功能给AI,大学如何让学生提升自己的思维?”

■姜澎(来源:文汇报)